

種四第書叢小喊吶

吶

喊

著基濱駱



社版出活生化文

種四第書叢小喊啲

夏

忙

賀叔雲  
購置

著 基 漢 駱

# 目錄

失去了巢的人們	一
落伍兵的話	七
夏忙	一五
在廟宇裏	二六
戲台下的風波	三三
意外的事情	三九
夜與晝	四四
詩人的憂鬱	四四

## 失去了巢的人們

停泊在黃浦江上的新寧興江輪，像一隻死爬虫似的，集滿一些螞蟻般上下蜂湧的人羣。船身像持不住平衡的重量，隨了叢雜脚步所踐踏的搭板微微顫動着，週遭水皮激盪起爲夕陽映射的發黃彩紋，向四圍靜靜翻捲開去。

碼頭上的扛夫，高聲呼喊阻礙身子的提籃小販。旅館伙友肩負皮色光潤的行李箱子，護送腋挾皮包的中年的漢子，走上船去，後昆頭留短髮而鼻尖微紅的蔡大有不聲不響也隨着溜上甲板。

蒼黯而飄散有油膩氣味的客艙走廊間，五光十色的旅客擁塞住了，釀成一片沸騰聲浪。

「前面怎麼不走？」腋挾皮包的漢子，仰臉望着，手指取下備食的雪茄烟。豐肉折疊的白厚脖子，在蔡大有眼前扭動。

「……這是國家事情，誰讓我們都是中國人……」旁邊茶房向一個身穿蒼青嗶嘰西裝青年打着手式，體態輕盈的少女，半面玫瑰色臉倚貼那青年的肩膀，恬靜地聽着敘說。

一陣芳香撲鼻，蔡大有偏偏臉，落漠心情抹上了一層感喟，悵惘地放下手提包裹，在挑行李伙左側坐下去——別了繁榮的上海，血染的祖國之失地……



偶抬頭，樓梯扶梯鐵欄上發現了一批批背負着失去行動自由者的人羣，後面的一個個腰纏着，兩手搬托背脊上漢子的曲腿，一對有托柄木脚橫擱在人胸背之間。

「是傷兵呀！日本人上船檢查用什麼妙舌去對付……他們爲什麼不早退？」中年漢子形色惶惶而驚愕，摸了摸黑皮包說。

「不要緊！日本的黑手還伸不過租界這道鐵牆呢！」西裝青年這時掏出玲瓏烟盒。

「呵……不過總不十分妥貼。」吸了口雪茄煙，「你也是到寧波？」

「從寧波想轉長沙，你呢？」望望神色穆然的少女。

「到漢口去趟，上海沒法住下去了，漢奸像虱子那樣多……」

人羣流動了，扛夫又高喊起來，蔡大有滿懷焦灼擠在這漩渦之間，包裹有意似的，時時擋塞在人們腿股的空隙裏，後面的趁機擁上前，而他側身拉繮樣，伸着胳膊抓牢牠，微微隨了人們的脚步挪移，胡亂湧上二層樓艙，週身有些舒散。蔡大有透了口氣，望望幽長的走廊，人叢裏已失去了挾皮包漢子的身影。

到那裏去？自己問着。

顯然是平滑地板，閃光磁石鑲邊的旅客房間對他身份是十分適宜的。蔡大有凝立了半時，手攬包裹又蹣跚走返原路。逆衝着人流。

底聲呻吟着。  
底聲呻吟着。

蔡大有搜視一週，尋不出遮眼避身的處境，重又混在人叢間，攀登上扶梯。漂亮而幽雅的房间，磁石般吸吞着旅客，人羣在梯口上，向各處分散，一個穿銅鑄色長袍的人，雙手懷前捧着什麼，拐上三層客艙。蔡大有一聲不響尾隨上去。

「沒有好房間了，都佔滿了：早來：暫屈一夜！」茶房打扮的人，滿面賠笑在四十八號房間說。蔡大有裝作優閑姿式，大搖大擺走過去，沿階橫倒斜臥着些失掉手脚的傢伙，他們裝扮着各式各樣的人物，臘油色黃臉，凝靜無語，有的吸着劣等香烟。

蔡大有放下包裹，蹲伏在四十八號門前，因為船尾已阻塞滿包頭裏面的人叢，只有整船生命財物，都拍付紅綠色保護下的那面意大利旗幟，舒暢而欣榮地迎風飄展。

「同志」向身側伏臥的人低喚了聲：「哪一師的？」

「不知道。」翻翻眼皮有所忌疑地問：「你是作什麼的？」

「我是七七師的步兵：隊伍退下來失散了。」蔡大有的一雙眼裏，惘光輝逐漸退逝，開始爽朗描述虹口一役了。

「說話小點聲：這不是在中國的海口！」四十八號門扇霍地閃開，口含雪茄的面熟漢子，向

蔡大有盯了一眼擺動粗胖身形走出來。腋下已見不到皮包的影子。他彷彿不耐煩什麼，左巡右顧走  
向來道。

「他媽媽的……」蔡大有歪了歪臉，門縫裏有人影幌動。

「我……咳！在這心慌馬亂的時候，你不要纏我的腿。」房間裏透出低微而蓄有煩燥的聲音。

「……誰纏魔你……」

「你這是作什麼？並且我到長沙看情勢，會給你電報。」

對方沒有動靜。

「留在上海對於我像鳥在鐵籠裏似的，我到南方還活動活動。」

聽聲音多半是一個怒意的倒身床上，而別一個人是挪着木椅，皮鞋碰到木器發出乾燥聲響。接  
着一個低微的滾泣聲，傳過來。

「見鬼。開什麼他媽媽的。」蔡大有提起包裹想挪往別處。

江輪起錨了，零亂鑼鳴壓低了滑雜人聲，跑步聲。船身動搖起來，配合了馬達急速的響動而一陣  
陣顛抖。

四十八號門啓開，西裝青年皺着眉頭，送出豔裝少女來。她那睫毛下的麗柔眼睛還掛着晶瑩  
淚水，疾趨下樓梯去了。

「這小子的嫩頭？」半臉裹着繃帶的回眼送着那一雙人影。  
蔡大有這時像有寒熱病似的隨了鑼的急鳴，而焦灼，心情并夾有恐懼的因素，望着已安靜下去的人們。

船逐漸移動，口含雪茄的漢子，在迎面捲進海風的窗上眺望，頭髮一飄一飄地閃動。  
「掉票了！」夾道角落裏高嚷。

蔡大有低下頭儘可能避着茶房的眼光，背倚了油光板壁，不聲不響的兩手抱起膝來。  
身穿蒼青嗶嘰西裝的青年，雙手插進褲袋，吹着口哨走入房間。接着，茶房左站右移地喊過來：  
「換票子：換票子：」

「沒有。」蔡大有瞅着伸到眼前的手掌說。  
語音帶來了騷擾，每個失掉手腳者都仰起了頭。

「這是一個道地的流氓呢！」茶房向別人說。

「無賴！」

「沒廉恥的東西……」商販裝扮的說。

「總之我是中國人呀！」蔡大有滿面燃燒起羞怒的火焰：

「媽媽的罵什麼！」



「他娘的幫什麼腔……」半邊臉遮在繃帶下的向另一面嚷：

「他也是失散了的……你們不是中國船嗎？他娘的。」

四十八號房門推開來，西裝青年正用刀削着紅蘋果，一邊吃着。

「沒有票，到吳淞口，送你到日本兵艦上去。」賬房搖擺着手威脅了句。

「他奶奶孩子的，打這些王八操的，他們侮辱咱們軍人……」一個抓起拐杖擲去，半隻腿跪伏下。

「他娘的，漢奸……」

「你不該在傷兵面前說這話呀！」穿銅銹色長袍的看護士也站起直挺的身子。

「打……打……」

「不要鬧……不要鬧……」擲掉雪茄烟尾，微胖漢子說話了：「日本兵艦上朝這里打望遠鏡呢！」

百十個臉扭過來，半面裹在繃帶下的傢伙扶着腋下撐支有托柄拐杖的人站起來。

長筒九閃在後面，一隻灰銀色的小型軍艦上，聳動着雜亂的黃色隊伍，艦尾的太陽旗迎風撲來。

這種沒有一息聲響，蔡大有激喘地呼吸着，兩手抱了頭在默然中俯下紅鼻頭的臉。

## 落伍兵的話

公路破壞後而成爲廢墟似的車站，門窗都被零碎的損毀了，誰在雲灰色的牆壁上，用石塊一類的尖銳東西深刻着些「趕出日本鬼子」或「保衛我們的家鄉」等字跡斜歪的句子。沙土平坦的停車場，長起了稀疏的馬尾草和一些野蒿叢。過客將一些啖啃後的蒼藍色的西瓜皮，毫無顧忌地擲棄在那裏面。

車站旁，一片滿地爬的大葉豨蔓下，還掩埋着一個個圓球似的西瓜，誘引着行人的眼睛。

終於瓜田主人繳來了。他是一個寬鼻樑厚嘴唇的老農。帶着他的烟管和燈籠，在站長室的一個角落上架起板床，並掛上了烟塵燻黑的粗布蚊帳。

夜間，村裏年輕的農民也將這裏作爲談天的地方。尾隨這小小集團而來的，還有姜先生。他像是蒼蠅嗅着殘飯似的，到處尋覓着集會搭進去。

六月的晚風，吹展着稻田穀物的捲葉，月亮一片淡淡的光輝，刷亮了週遭的幽景。這正是姜先生談的有勁的時候。

白磷彈滿天下，南荊那時已成了死神揚武耀威的地方，隨時隨地都有新的肉癍和鮮血灑倒

在地下，透氣的人，海外似的無邊無沿，我那時也投在人羣裏，跑呀！拚命的跑……真他媽見鬼，前邊流彈飛嘯的草叢裏，有人罵起來：「他娘的你們找死，往日本陣地跑呀！」我的天，黑影裏誰能辨別出東南西北，又沒帶着指南針……」

別人正聚精會神的聽着。突然燭焰跳撲地閃了一下，隨了站長室門「呀」的一聲響，一個肩頭斜搭了軍服的漢子走進來，而薰蚊子的艾草烟飄舞出去。

「有什麼吃的沒有！」音調和舉動一樣，充滿了疲乏。從他那塵沙，汗垢染滿的襯衫上猜索，一定跋涉了幾十里長途了，而他的語韻又是那樣難懂。

「沒有，到前面村子去要呢！」

「那西瓜賣多少錢？」一眼看到床底下，黃昏才摘下的那幾隻，他就蹲下來，用手一個個拍着。

「九個銅板一斤……」瓜田主人移動了蠟燭。

「稱稱這個……」

「這些大的，都讓這位姜先生買去了。」他向這邊睜了睜眼，「挑個小的吧，小的都熟透了，大的還怕靠不住。」

這漢子抓起軍帽，揩了揩臉上塵土，在空隙間抱膝坐下了。

「老總是北方人吧？」姜先生搭訕道。

「東三省，你呢？」老總」是我們那邊的話。」

「奉天。」

「唉，咱們是老鄉……你來到南方幾年了？一個人嗎？」這漢子抬起方盤上的桃紅色瓜塊，止不住貪慾般，大口吃着。

「來了一年多。」

別一些人也爲了這巧遇，而伸長起耳朵來，希圖從這些不諳熟的語音裏收取些能明瞭的意思。一面從艾草烟霧間，投矚着兩人的臉。

「吃塊瓜……一點都不甜。」這漢子邊用軍帽擦着滿嘴淋漓的瓜汁，邊給姜先生送一塊而埋怨道。

「好吃的瓜，到海寧去，四五個月前那地方還沒被東洋兵佔領。」瓜田主人戲謔地笑起來。

「老鄉！」這漢子向姜先生說：「咱們那邊的瓜，是什麼味道！從老家失去後，我跟隨隊伍調到江西，又跑到河南，一直等到咱們少帥，回國開到西北，我沒能再嘗到過。成天價我這樣跑啊！人家南軍都有火車坐，咱們隊伍只好用兩條腿，昨天又奉命向××山開拔，我因爲鬧痢疾落伍了。我這正是去追咱們的隊伍。誰叫咱們六年前不開亮就跑到人家營下來避雨呢！——你在這里作事，不受南方人的氣嗎？」

「不，一點也不，你知道現在正是一心打日本鬼子的時候，當然那年能回到老家去更好了——你不要受了漢奸們的論調的感染……」姜先生平心靜氣地說。

「不是，我……我不過是這樣說說。」落伍的兵飛吐着瓜子。「你的家眷都在南方沒有？」

「自己四馬單槍的創……」一半爲了羞一半爲了輕，姜先生的豐腴腮肉有點紅。「不想成親。」

「不在這成親倒很好，一個人總得記住老根……再說，南方的姑娘不好。」搗蒜，「挺浪又挺嬌，那趕得上咱們北邊的娘兒們來的實在。」就是下莊穩地前得「煞安。」老疙疸，我說道：「話你可別不信，真的好好弄幾個錢回家去娶親，街坊鄰居看着也稱道。」到底沒有忘了從小爬來爬去的那塊土……

說完，落伍兵低頭在燭光擺幌下打開了小小紙包。兩指捏了五角鈔票，投在瓜田主人的手裏。

「再切一個嘗嘗吧，我給你挑個好的。」天老是下雨，把這一季的瓜都淋的發了霉，有的連陽光沒都見就死了。「一手擎着弧線形的長刀，一手移來移去地拍着瓜肚。」

「不吃了。」落伍兵在軍褲上揩了揩手。

「再吃個吧，道上省了口渴，沒有錢也沒啥緊要……你是東三省人，又來浙江替我們保守家鄉。」一個臉孔堅瘦的年輕農民插嘴道。

「那我是脫了這件衣服說。」他指了指膝上搭的軍服。「若是穿上這件衣裳我就不是東三省人。」

人了。我是屬於中華民族的，爲中華民族來保衛中華民族的疆土。  
這傢伙站起來，在人們頭上拍了拍屁股上的塵土。

## 夏忙

烈陽火熱，樹葉失去了生氣，凝靜不動。五月天在錢塘江南岸，展開一片縱橫的翠嶺，碧綠的原野。一條風草不動的山道上，三先生脫去長衫，蹣跚獨行。爲了農民座談會約定的時間，加快了脚步，帶去的幾本雜誌，暫時作了扇子，汗水流滿緋紅的臉腮，右手不止的搧。

田畦邊年輕農民在「車水」，年紀大些的，兩條赤腿拖在泥水裏，半爬半跪着插秧。銀鈴般流水聲，陪伴他們的寂寞畫眉鳥棲入林叢，悅耳地低鳴起來。

山脈阻住了氣流，三先生的粗胖身子感到拘緊，氣息逐漸悶窒，脊樑流下大量的汗，衣背濕透了大半截。馬蠅嗡嗡地飛翔，石頭子都有些灼熱。裹在燥氣騰騰的桑地裏，農婦們邊談笑邊攀附着枝葉。

「三先生到啥個地方去咯？」一個白掛黑紗褲，露出兩隻健強白胳膊的少女打招呼。

「到沈村去咯！」認識是婦女夜班補習生，三先生揚了揚手。

「不歇歇，那樣忙？」

「都忙呀！你也是忙。」擦了一把汗。

爬上山崗，迎面撲來了小風，頭髮飄起，褲筒立即膨漲，胸脯抹上一層稀有的爽快。

碎石舖的小路，岔開去，三先生望望道旁，手持汲水淋淋的牛鞭子的老農，蹲在農具旁吸起烟來，後面一塊紫褐色石岩山，三五個壯年耕手圍攏着冷茶盆。

三先生走到樹蔭下，站住脚步，汗珠密淋淋從毛孔排洩出來。

有水解解渴嗎？這熱天。

喝吧！一個袒露鐵黑色胸膛的指了冷茶盆「年景早呀！沒有飯吃的年頭。」

先生有什麼消息帶來嗎？聽說杭州的日本人又增兵了！有一嘴巴濃膠鬚的老農，將搖尾喘

吁的灰鼠色牛牽過來問道。

「說不定哪！終究會渡過來的，不過，不要怕，這里都是山，只要村子和村子，鄉和鄉能團結起來，敵人便不敢來。」

「這年景……有什麼法呢？」老農的眼睛裏充滿失望的停滯眼光。

「打遊擊，就是妙法子。」袒胸的說。

「聽說三先生不逃難，老百姓都會跟着他上山，可是我不知道三先生有多少枝快槍。」老農蹲

下來。

「認識三先生嗎？」三先生的汗更加多了，臉漲的通紅閃耀着明朗而欣慰的光。

「見是沒見到……」



「三先生！三先生！」大福從山坡奔來，一面揮臂疾呼：「他們都等着儂開會呢！」

「三先生你又是三先生。」像受驚的雞，彼此側望，眼裏露出驚恐而驚慌的互相望着。

「回頭再談，天有暇到普靜寺歇歇，我很忙……」掉回頭來，三先生問：「有多少人到會了？」

「再坐下歇歇，三先生。」老農兩手撐膝站起來。

「差是人到的交關……」大福這孩子扯起三先生褲腿拔脚飛跑起來。

「再見老伯伯。」三先生老遠送了老農手。

山風陣陣拂面，衣衫飄揚着，兩個人下了山脚。

蟬起勁的顫鳴，蜂子忙碌地飛地皮，像要燃燒，石頭將能噴火。

剛進沈村路口，一隊活潑野兔似的小學生跳躍着走來。

「三先生……我們到石泉宣傳去了，」一個面色潔白的女孩子說。

「三先生……我們演劇去了，」一個打回老辦法。

「三先生……我們都在學校等你呢。」說話的猛地攀起他的肩膀，跳了一下。

「三先生跟我們一塊去。」

「不要鬧，不要鬧，三先生很忙。」身體短小而英俊的教師轉過臉：「嘻嘻，你剛到，我們要回石泉。」

去了

孩子。

「忙吧！你們都加油去幹，回來我聽你們的工作報告。」三先生放下兩臂環掛在他頸子上的麻

快走呀，三先生！大羈騁於地，眼了瞰頻頻回臉的小學生們，又扯起他的褲腳來。

## 在廟宇裏

春的氣息，在空間飄蕩；沿嶸蒿公路的楊柳，垂下細纖而嫩秀的枝葉，柔風吹動芳草，公雞在打午啼，太陽欣然高照着。

帶了竹編圓笠的黑臉漢子，肩上斜豎了旗竿似的一根扁担，纏細着補有棋塊大小的雜色布片的袋子，帶領同樣打扮的人，三五一夥三五一夥地走去。

穿鮮藍色大衫的，和揸着黑紗傘的農婦，混雜在他們之間。一個妝飾得花枝招展的女人，手攜孩子，似乎在思索什麼，低頭默走。她後面的那學生裝束的青年，是附近誰都認識的——作民衆運動的王曙。

屬於會稽山脈的鸚大山嶺，從早晨起，連續不斷的各色各樣行人，現在是有些稀疏了。剡溪小划船上的香客，還是提籃負袋的向岸上跳。王曙朝氣地環顧着，在想怎樣從羣衆中抓取及發展幹部。沉醉在酣濃的冥想裏，腳不經意地踢着小石子，閃過滬浦站東面把守在兩塊巨高巖石之間的嶺。疏林密竹圍繞的村莊中，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在操練的新入伍者了，一小排一小排，邁着整齊的步伐。

像有磁石吸力似的，清風廟吞入大批五花十色的人流，幾個孩子蹲在攔香獨擺的前面玩什麼，王曙及撐傘的農婦，從他們側面走進去，而扛着扁担的一羣，却臉也不偏直挺挺走過擺前。是一個破敗不堪的廟宇而重新修的，王曙一進門就覺到了。

戲台上的散亂桌椅，朽爛而殘壞，灰塵煊染着一種使人感喟的色彩。然而菩薩殿却相反，紅漆木彫刻着花紋，金飾屋簷矚目的輝煌。香火濃燃，煙霧瀰漫，整個空間擠滿了走動的人羣。

「王先生！上海回鄉的工人阿二點下頭。」

「才來？」杭州避難來的錢立走過來。

王曙的兩手被分扯着，三人併肩走進廂房。

小學教師沈和他打着招呼，十六師四八旅政治宣傳員正和八個長袍短褂人酣談着，手不住擺舞，後背不住伸縮。

「今天是清風娘娘主祭。」阿二指了指大殿當中的祭豬，禿皮刮得白而淨。

「全縣北鄉小學畢業生都來吃酒呢！」沈掏出香煙盒。

王曙沒有聽到講什麼，這時他正偏頭伸耳探聽着另一桌上的談客。

「你們要積極，農村中智識份子不動手組織，還有誰！」政治宣傳員兩手捧起了茶杯。

「話倒講的不錯咯！」失勢的劉師爺俯頭沉思。

穿件藍色大衫的漢子，滿面春風地走進來。

「王秀才」

「王老先生」

「……」

所有的人站立起，點頭，迎過去。小沙彌倒茶，大和尚整理着坐椅。小組會議散後，政治宣傳員發現了王昭，但他與這新來客周旋。紛紛寒暄過後，陣勢化作以王秀才為中心。談話重又開始，山遠處拜廟人的減少，扯到了抗戰的局勢。

「我看全面抗戰是不對的，先應當以半面抗戰，因為有全面必有半面。」向胸前吹了吹香煙灰，王秀才悠閒地賣弄着天才。

「全面是這樣，縱的政治教育經濟等的「抗戰化」，橫的是全國軍隊壯了的總動員。半面是對付不了敵人的。」阿二的語音，在秀才面前有些顫抖。

「我是這樣說，無論如何也將留下一半面。」來維持民生呀！並且得「使民以時」，那麼，才能「使由之」呢！

王昭瞥了下手政治宣傳員，兩人會意地走出來。

嵌在牆壁裏的明朝碑文字跡消蝕了，兩個兵士腋下挾了號筒在談，他們打了下招牌閃過着樹

州逃難來時儘立跟着。

「王先生我弄的壁報貼到村裏了，可是字寫的不大高明。」

「只要作的好，不作的是好而不作。」王曙又轉向政治宣傳員：「今天機會很好，你和他們談話的是誰？」

「高小畢業生。」他拿出了小羊冊，那裏記有姓名和地址：「將來個別訪問一下，發動倒不難。」

「最要緊的是趁着今天開一個會……」沉思了下，嚴肅的表情在王曙的眼裏閃耀着：「你演說，他和我們個別談話，錢立去招集一下。」

花枝招展的女人，誘惑着每人，裝態作勢地，和孩子說什麼，低頭閃過，兩個號兵扭頭凝視。

使人厭煩的木魚聲和刺激神經發癢的簽筒「拍……拍……」的悶響音，消逝了，酒席開始使人們嘖嘖，又彼此謙讓，煙氣奏熱鬧的飛舞。

王曙手握小學教師沈的手，在廟後山脚一邊兜圈子，一邊興奮地談話。小沙彌沉默的跑來，釋發透射污穢光亮。一個樸實農民，兩眼充滿鬱惱，站在王曙臉前。

「他說找王先生，我就領來了。」獸了獸王曙，又瞥了一下，沉默地返還原路。

「王先生真是……他們都欺侮我，你看看這個就知道了……」農民在兜裏掏什麼。

「你是啥地方的人？」沈打量他的惶惶然的舉動。

「我是石山頭王先生的。」鄉村救亡協會裏的會員，可是他們都欺侮我……」拿出賬本式的疊折紙張，向王曙手裏塞。「你看看吧！」

「到底什麼事，先講講。」王曙對這面生漢子注視，那粗大而蠢厚的手掌，有些抖索，賬本式的東西又塞回兜裏。

「我的阿弟是過繼給阿叔了，可是他們想奪我的財產。」王曙取出帳簿式東摺，遞給他，你看  
「看吧！王先生……他們都想撈點錢……要送我到法院去……」

王曙無語地翻開那草紙簿分產的遺書上面寫了「谷同」二字。

……樹大則枝分源遠則派別。因之昆仲分家，已勢所當然。此次承繼兄弟遺產，遺產之半作為繼產……余壯年，曾值薄田五畝，比分居園……亦對股均分……」沈吸香煙，低誦下去，下顎緊倚住王曙的左肩。

「吃酒了王先生。」阿二在赭紅牆角搖手高聲。

「是你和你弟弟兩股均分所有的遺產。」王曙遞過分產書。

「那麼那就不能承繼阿叔的房產了。」

「你阿弟的事，價就不願管。」阿二抹桌席，一洗，已抬起腳。

「晚間我到你那去再說。」王曙拍拍這傢伙的肩頭。

大殿裏人聲沸騰，杯盤雜響，香頭來往舉弄冒火香把，花枝招展的女人，在擺卦攤前低語。王曙靠近六××桌，政治宣傳員拉了號兵坐在一起。王秀才舉杯向錢立讓酒，農婦手提縐紗傘，拜着菩薩。

「飢荒呀！飢荒呀！今年是大劫……吃糧現在就得向縣城去挑了……」鄰桌傳來感嘆，抵觸着王曙週身神經。

「從前這廟裏主祭，來吃酒的都是秀才，現在是洋學堂畢業生了……」王秀才筷挾素炒豆腐，送到唇裏：「潮流不同了，你看現在，雖有齊光之智，也無專諸之勇了……」

「王先生！王先生！你再看看，你再看看，」語音截斷王秀才拉滾的章句，分產書掩了王曙的酒杯口。

「他娘的！你又來，非送你法院不可。」王秀才直立起身子，一手急劇地抓來分產書。

「你們都欺侮我，這裏有清風娘娘……頭上有天。」樸實打扮的農民跑去，一路吵罵着。

「真是神經病，王老先生不要氣，到鄉公所想法辦他。」劉師爺挺起身，王秀才則抖了抖袖子坐下。

下。  
混雜的情景沒有擾亂王曙的冥想。隣桌還在閒談清明時茶葉作否的問題。

「這壞蛋，簡直是四六不懂，他硬想霸我給他弟弟保管的家產，」王秀才臉上還罩滿怒容。「你



想王先生怎麼會管這些狗屁閒事。」

「請原諒再說。」王曙擲下飯碗，分散起油印救世刊物來。

每人在捧着讀，孩子們搶，號兵伸手要，廂房的老和尚也問起什麼事來。

黃錢卦條趕在婦女手裏，油印刊物擺在莊下眼前。這也是鬥爭。

「我們要開會。錢塘江北的大炮對着我們，東洋飛機就在我們頭上，我們『要救國救自己』請政治宣傳員演講。」阿二高聲的吶喊，掩蓋不了鐵筒的劇響。

掌聲四起，板凳與桌腿相碰，驚訝眼光交錯着驚訝眼光，興奮侵入肺腑，每個都離開位置，壓制着急喘。

「兵兵……兵……」和尙敲着木魚。

「拍……拍……拍……」花枝招展的女人，捧着筒搖籤。

「這次我們的抗戰，是整個民族求解放的戰爭，我們……」政治宣傳員跳上桌子，嘶喊，手舞頭搖，兩眼巡視龐大的羣衆。

緊張貫穿了每人眼光無數向上仰望，孩子們張大口，號兵擠了出去。

「給我『合同』，我不怕你。」那個農民措了鋤頭闖到廂房，王秀才在和尙擁護下擺動着雙手。整個大殿的人羣，被捲起的濤浪撞鎮住了，像山在崩，海在嘯，斷續混合着鐵筒響浪，怒吼征服了。



## 戲台下的風波

煤汽燈一片亮光覆映下，照着觀衆們稠密的嘴臉，肩膀靠近肩膀，胸脯壓着脊背，無數的桌椅隨着脖子在扭動。鑼鼓的急湊激動着每個人的心臟，就是擺小攤的阿七，也鼓舞起精神高叫：「考刀牌二十七個銅板小金鼠……」

偶爾戲台後的角落裏會響出巨吼「去四！免三！二煞全門！」接着是賭客們的吵嚷與咒詛。這滑稽音響像雷鳴似的，壓低了阿七的呼叫，衝突了鑼鳴而凝成的堡壘。

一個身穿缺了鈕扣的舊灰制服青年，滿面鎮靜而嚴肅地走進來，有些人和他揚手打招呼。向觀衆環顧一眼，他不言不語走向戲台對面的大殿。

「我們正等你，福新。」身材瘦瘦的小學教師楊光宇迎面走來：「你看戲這樣長久演下去，我們的夜校就得關門了。」

被叫福新的青年，鼻子哼了聲，撓撓短髮，靠近黑板的木凳上坐下，望望這空洞教室，一個學生影子都不見，整排書桌子冷冷清清的，教授台上一盞煤油燈，寂寞的燃着。蚊蟲在光圈裏飛撲。

「福新哥，你想個辦法，把他們趕出去……」保長的兒子，錢生高聲說着。一陣手提鑼疾響掩覆

了他的話聲。錢生競養似的嘴巴貼了福新的肩頭暴叫：「你只要出個主意，有我來動手，他媽屁地。」

「福新哥，我們開個會，商量商量。他們是成心成意來搗蛋，想破壞我們的夜校。」光頭頂的漢子，手掌在福新的眼前擺來舞去，抽空編回頭貼了楊光宇的耳邊低聲說：「聽傳言漢奸在紹興開了個秘密會議呢，萬一我們這村子……」

急雷般鼓響，像蜂蟻似的灌塞滿小學教師楊光宇的耳朵，他只見禿頭漢子的嘴唇啓動，彷彿無聲影片上的人物。

歪頭望去，戲台上一個黃長肥褂的老太婆，嘴裏唸着什麼。持杖背身走去。密層層的人羣仰臉望向空台。樸素打扮的農婦，坐在大殿台階上，抽暇拍了拍睡在前懷的孩子。

鑼鳴鼓響的聲浪，已經減低，人聲沸騰中，只有幽婉悅耳的胡琴單調地響。

「沒有什麼別的妙法，除了詳細解釋，不怕厭煩的解釋在抗戰時期，這種歌舞昇平現象是怎樣一種罪過，我們不能來強制。」福新的響朗語音繼續下去：「我們在這測驗器裏檢查一下我們的工作，羣衆們……總之我們沒有打下堅固的基礎，沒有完全把握住羣衆們的意識。」

「你是說還找機會上台演講去解釋嗎？」楊光宇瞪起囚蛙似的眼睛：「我可不挨罵了，這是挨罵的事情，並且今天有打的風聲。」

院落透來一陣騷動的呼喚，教授台上的煤油燈起了不安的閃爍，福新抬起臉來。

厚皮圓的彪形身材，在人叢中出現了。酒後的臉紅作一團，頭微微點動着，答謝觀衆們彼謙此讓而顯出的空際。短小精悍的「義勇壯丁」捐來了條長凳。

「來了，副鄉長來了。」禿頭頂映出燈光一閃一閃地，他低呼着。

「請新哥你上台講一講救國的道理，給他們聽聽，看四老頭怎麼樣。」錢生坐在一個較高的椅子，但還是兩膝說：「讓他們發出去唱，我們這裏要讀夜書。」

突然鄉公所刻事務員闖進門來，匆忙地。

「借條凳子，借條凳子，對不起，對不起。」順手提了一隻，又匆忙地走去。

「寫寫今天的壁報。」顧新低聲擡起副席，從小褂兜裏掏出油印簡報。「消息不錯，津浦路敵人的計劃這個將要失敗了，台兒莊取復時，湯湯把敵人。」

「雖然台兒莊對於人們是陌生的名字，他們沒有感到什麼。」

「還有幾張子，紛紛站起來，發注顧顧地挺了挺腰。」

「舞臺上換了個場面，幾聲響氣的花旦，正向台下伸出食指發媚的唱着燦爛鮮麗的裝束，在四老闊。」

「勤勤勤勤，感向他恭一值眼。」

「請新我們的事情，你等一坐工夫上台解釋嗎？」在楊光穿那一把生鏽的短把刀裁着白紙。

「裁的的夜校不能再延遲的停頓下。」

「不聽我們的話，勢逼得不能不打出去了，這是公衆祠堂，不是姓……」劉生望了望門外四老  
圓背影，「他媽媽的。」

劉新持了教師台上的煤油燈，移向木質薰黑的香案。

「我講也可以，你們負責把壁報寫起來。」拍了拍禿頭頂，那傢伙的肩膀，跨出門去。

……夜間胡琴音調出色的清爽，花旦嬌媚地抿嘴微笑，且對戴相公帽的小生裝着含羞的眉眼，趁空  
又瞟了不滿面紅光的四老鬍。

劉新挪過眼睛，在燭火迷離，暗影聳動的賭攤前站住。

「統統下上……這一柱不贏……他娘的！劉事務員抓了抓汗水淋漓的眉毛，大聲疾呼：「三  
……除三不來免二去么四夠本。」

「淨手淨手」帶眼鏡的局注聚精匯神地抱住「寶盒」。空氣立即緊張，所有的人都瞪眼注視

「寶盒」上戰抖的手掌。

霎時，賭客們有的轉身擠出去，有的在算眼前賠的錢。鈔票混同銀角，誘惑着週圍的人羣，但劉事  
務員可不聲不響，擦了擦汗，轉過了身子。

「都輸了，輸了個淨光……」向福新搖擺下頭，搬起木凳來。

台到透來，爆豆似的小牛皮鼓響聲。

「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呢！」福新說：「你竟也弄起這個撈什子。」

「不過玩玩罷了，玩玩罷了。」一面擦着汗。

「對於我們村子這次演戲，你有什麼意見沒有？」

「無所謂……無所謂。」

「鄉長的意思呢？」福新瞅着他那疲勞的眼睛。

「鄉長也並不……也是無所謂。」劉事務員像蒼蠅擺脫蛛網似的點了點頭，「我還有事……」

對不起……」

走進觀衆們的圈子裏，劉事務員挨近四老闆粗壯身子坐下，揉揉眼，向戲台掃了眼。

花旦邁着輕捷嬌小的步子，在小生挾持下入場了。

「這小浪種……嘻嘻……嘻嘻。」四老闆深深透了口氣，一偏臉，望見劉事務員：「你到啥地方去咯？」

……你告訴台主……我點齣戲梅龍鎮好不好，嚶，就是梅龍鎮吧？」

劉事務員會意地笑了笑。

「喂，剛才下場這個花旦必須扮李鳳姐這個角色。」最後，四老闆還叮囑了句，燃起隻香烟來。

迴盪靜下去，只有阿七「老刀牌二十七個銅板……」的單調叫賣聲。

台上空了場，煤汽燈響着，鼓架旁一個長衫漢子，調整胡琴絃，細妙音韻時斷時續飄來。

眼。

四老闆吐出口烟，靜靜思索而兩眼無神地望向舞台，門簾縫隙間，似乎露出花旦一雙俊俏的鳳眼。

猛抬頭，雪亮的煤汽燈下，福新的身影出現了，血立即漲滿四老闆的臉，酒燃燒着激動的胸脯，火星在眼前迸射。

「拖下來！」四老闆指台高叫，「他總想搗我的蛋……拖下來！」

「打呀……打呀！」

「誰敢打——貪他媽媽的。」錢生擠在人羣裏，東顧西望的說。

「拖下來……」

「打打……打……」

「誰……那個說的？」

「不要吵，不要吵。」福新臉色蒼白，嘴唇戰慄着，平伸出兩手，「你們知道我想說什麼？很簡單，不敢涉你們作樂，可是民衆夜校的男女學生聽着，我報告個好消息，千萬弟兄在台兒莊流着鮮血，將那殘垣染上了光榮……克服了，完全克服了！我們今晚要到教室裏開慶祝會，這裏有時事報告……就是爲了這個事。」

人羣裏翻起了浪花，四老闆倉促擠出去。



「……今晚誰不到就開除。」爲了加強口氣，福新臨下台又堅決的喘吁着補充句：「全體不到，全體開除，因爲他失去了血性，不是中國的子孫。」

人們吵着，擁擠，議論，稠密的嘴臉閃動，眉眼飛幌，大量鼻樑在時閃時隱。

福新臉上流滿豆大汗珠，臉色還是蒼白，眉毛蹙成摺紋，眼睛頂撞着凝集到他身上的許多有力的眼光。

「福新哥，」阿七攔腰截住仰臉說：「幫幫忙，你若擾散了戲……真是我這幾天都是隨着戲喝點水的，在香烟裏混兩升米吃……若是散了……福新哥……」

似烈陽下的冰岩羣衆逐漸溶化了。大殿裏吸進一批批農夫與農婦，而後門吐出一批批老太婆伴同竄動的孩子。隨了騷動的來往穿透的肩膀，一隻有力的手掌從阿七身後抓來，福新在羣衆裏消逝了。黑影裏，阿七窺出一義勇壯丁——一張神秘的臉……

第二天清早，村莊裏的人再看到福新時，他那右手已經包纏起紗布，而帶有濃紫血蹟的嘴唇，塞了幾糊刷子。左手放下人們熟習的那隻小圓筒，面朝粉壁牆，撕扯起紅綠圈畫的紙張來，在貼壁報。

管台兒莊作什麼，錢生唸唸杭州的消息吧，日本鬼子過江了沒有？——人羣裏有誰說。

## 意外的事情

一

省黨部頒布了「二五減租」條例的消息，中午就沿着公路傳到上王村來了。像燕子遇到春末的明媚氣氛似的，這消息使佃農們成羣聚夥的飛揚起眉毛齊談着，趁了歇晌的時候。

「農村救亡分會」的宣傳隊，在石灰牆上開始製作新標語。隊長黃大牙袒露着爲烈陽晒紫了的廣闊胸膛，牙咬着三寸長的油黃烟管，瞞摹刷塗漿糊的部位，捏在粗手指頭上的彩色紙，正在上下移動。幾個圍繞乾柴堆相互追打的孩子，飛跑來了，湊攏一塊兒，睜着困惑的眼睛張望。他們的胸脯並沒因爲嬉戲突然的截止而平息，依舊一高一伏的喘吁着。赤光膀子，下身僅穿一條短灰褲的孩子，彎腰搶了一張標語，跑了。另一些哄笑起來。

「這些野孩子！拿去作啥，又不識字……站下。」黃大牙掉轉頭叨喝道。

這時，石灰牆壁的一口潔白的紙糊窗，霍地閃開，伸出一個鼠鬚鼠眼的漢子，手拿小綠穎毛筆，情景像是寫算賬目，一架「昏花」的眼鏡還沒有摘下來，顯得更加陌生與嚴峻。

「你又到我牆上糟塌什麼，你不拿到自己家門去貼。」

「黑裏要辦二五減租，王保長，這是他們讓我來貼的，大家議決了的事情。」看看保長的臉色不對，就挾起紅綠色紙張：「好，我到宏堂叔門口試試。」

孩子們有興趣的追隨着，吵鬧不休的。

二

密星滿佈的黑夜上，王村一個角落上的祠堂，吐露出熒耀燈火，帶有誘惑性似的，吸引進擁擠的人羣，一些毫無拘束的狂笑和高喊，飄蕩在週圍。

黃大牙的蚱蜢臉上閃着光，懷抱鼻涕滿唇的孩子，在燈下擠來攘去的揮動着手掌，照顧每個到場的人。

「坐的位子都不夠了……」騷擾人羣中，冒出一聲高呼。

「這邊有個空坐位，宏堂叔。」黃大牙遠遠搖起手來。

一團喧噪聲中，身材短小的阿寶面向海似的羣衆，闕說「二五減租」的意義了。

亂雜聲浪逐漸低消，黃大牙蹲在牀角劃火點烟，一手托着那不住地扭動的孩子的屁股，而他那深埋在被烈陽晒焦的睫毛下兩隻眼睛，發射出一種興奮洋溢的光輝。

「對咯，我們能專心一意來耕作我們的田，省點錢施肥，地主不會吃虧……」前排有人切斷阿

寶的雷大叫。

「弗要吵嘎！扯起你的耳朵聽。」

「儂的嘴也得用臘燭封上。」

人羣裏爆發起笑聲，一個女人的尖銳音浪在抑止下吃吃不休。

「聽着，聽着……」阿寶提高喉嚨嚷。

「不用拿別的來講。」宏堂叔曲勾下頭頸向黃大牙小聲說：「我一家連大帶小七口人，兩個大點的兒子，就是你那倆阿哥——雇給茶棧作短工去，爲的是端午節前能掙幾個銅鈔填補填補零用，還有冬天的棉衣服……真的不「二五減租」不够吃，非這樣荒了自己田……」

「不要響嘎，宏堂叔聽聽阿寶……」誰從旁邊插了句。

「不錯嘎！」全付力量傾注在阿寶語調間的黃大牙開始發表意見了，「那樣保管多打幾石糧，田主決計不會吃虧；譬如我租的王保長八畝田，一畝就算打三石穀，才能剩下十石零些，這荒亂年景，油鹽都拚命的漲，還得扣除欠債利息……一家人怎麼過？」

全場的人，眼光凝集在他身上。黃大牙低頭瞅了下手入睡的孩子，用衣袖揩着額角汗珠，坐下去。

「我們得動員宣傳組組員說服田主，願生怕有什麼話講嗎？」阿寶上半身的大黑影子，在牆壁上劃着活動。

「你們都嚷減租減租，可是鄉公所沒有公事；老實講，有人肯出地賦自衛捐壯丁費……三五減也弗要緊，這不是國難期間嗎？大家都得吃些苦頭。」鼠眼鼠鬚的王保長站起身來，人叢中讓開一逼甬路，他邊說邊離開了祠堂大門。

「不能成啊，沒有公事下來，我們光開會有屁用。」燈光下的人羣又騷擾沸騰起來，宏堂叔趁空擠出去。

洋溢在黃大牙眉宇間的光輝，飛逝了。乾燥的兩隻黃眼瞳巡視着走動的人們想「作什麼事都心不齊……心不齊那略弄法呢？」

裝了一袋烟，還沒抽完，會就散了。黃大牙和阿寶打了招呼後，夾在每個口裏像爆豆似的嘟囔着散會太遲，在夜的擁推聲浪裏，走到街上。

夜色裏，凡有人影聳動的地方，切切私議的聲音就會隨了微風傳來。

「管他娘，減就減，不減就不減，反正往年也沒餓死。」黃大牙一路思索着，回家放下了睡着的孩子，又走出來。

村外，滿耳一片草蟲的顫鳴，七雜八亂的螢火蟲，帶了發放綠焰的光囊，沿了草叢高低飛舞着，尋覓池塘。

「昨夜風送來芳草的乳香，平靜氣氛中，農作物刷刷地作響。」

「那一個？」有人厲聲問。

「老百姓。」

「半夜三更做什麼啊！連狗都伏在窩裏貼下了兩隻耳朵。」

「車水呀！你問白天嗎？自己沒有水車，白天誰不使牠，幸虧有個夜晚，才能抽空借借。」

「種稻子還是什麼？一年有三季好耕不？」哨兵的輪廓顯明了。

三

村邊一道淺草掩覆的溝渠，銅鈴般的水流聲斷斷續續的勁響。

宏堂叔負耙走來，濺皺的下嘴巴隨了鞭中的動作一裂一裂的。

「我想借借牛，趁着這陣雨耕那兩畝田……你們都動手耙了。」黃大牙不勝羨嘆地摸摸牛背，「真是好牲口。」

「人口多的家數都插好秧了，我們人手少，巴掌大小的地，還忙個死去活來……遭劫的年月……」

「宏堂叔，我來幫你作，耕完你的，我用用牛，反正一兩天的工夫，再過幾天得種晚稻了。」

宏堂叔嘴角裂開露出一排殘污牙齒，不加思索，將耙放到了黃大牙背上，自己牽了兩隻犄角放肆地向外分岔開的水中，走在前邊。

「說租這門路，有點望頭沒有？王保長嫌你太荒唐了，明年的地想不租把你，真是……」

「管他娘！」

走上畦邊，黃大牙把烟管插進頸後衣領間，脫掉布底鞋，站在耙上了。

眼前，無邊的陌野，向外展開去。茶園，桑林，墓草，零碎的伸佈在四圍，浴着雨後的清新色彩，蓬勃的抖動着。

耙的急趨，使週遭景象忽左忽右地亂閃。

大塊土壤翻濺起混濁的泥水，牛腿陷入泥層，慢吞吞拔起，一步挪不了四指，又陷進去。黃大牙不停嘴咒罵，牛鞭在牠的犄角邊搖來擺去，但皮毛絲毫沒有沾染那轆上塗滿的泥水。

宏堂叔蹲在另一塊稻畦上，拔着還想掙扎活下的野蒿草及蕨菜。偶爾仰頭望望黃大牙，「真是好體面耕手……就是命薄了……」就不由會這樣想。

爲了不糟場時間，黃大牙的粗僵手掌，沒有離開過長繩。有時他必定抽口烟，那也是站在蛇動的耙上；而點火是趁着耙到田邊回拐過來的霎眼空間。雖然宏堂叔幾次的喊「歇歇吧，不忙，明朝一天總能作完。」

「不吃累，我比你不一樣，正在火力旺的年紀……嘻……嘻……」他就這樣把話音傳過去。

「吃累了……明天耕完你使牛，我一個人插秧吧！」一直到歸村的途上，宏堂叔還是過意不去。

的說。

烟。

「農村抗敵救亡會」召集宣傳隊談話的時候，黃大牙剛從宏堂叔家裏回來抽晚飯後的一袋烟。出席不要太早了，在那樣坐着等，先躺一些時再去也不遲。他心裏想着便倒頭睡去。老婆默無一語的編竹筐，身後雷聲一陣陣作響。

烟管的火，早已熄滅，從黃大牙的口上掉落到地下來；這一夜連孩子也沒受到他的撫摸和讚罵。

#### 四

一陣急雨似的敲門聲，立即闖進四個鄉丁。凝靜的晨曦氣息，驟然緊張起來。

「不要讓他跑了。」

「老李你去守住北窗。」

「什麼事……天呀！」

「不要吵……黃大牙在屋吧！」一個班長模樣的傢伙，手拿駁壳槍跳進院來。

「哎呀天……」北窗上有人影的幌動，使老婆的嗓子更尖銳了。

「還要聽誰是逃兵……我去看看。」黃大牙臉色蒼白了，顫抖的腿，在床下勾鞋。



「你不要去，快逃吧！」老婆扯住他的胳膊。

「快開門……快……」一陣碰碰的門響。

「噢……來了。」黃大牙在牆角抓起一把鋤頭。

突然房門又裂倒開來，一個面熟的鄉丁立在黃大牙的眼前了，而後者手裏的鋤頭，從空中輕輕放下來。

知覺頓然麻木了，黃大牙癡立着。

「什麼事呀！劉班長。」老婆張大眼睛問。

「抽壯了呀！王保長報的兩個壯丁裏，一個是黃大牙。」劉班長一邊說着，一邊將駁壳槍投入木盒裏，粗重地喘了口氣。

## 夜與晝

站在航行於夜的甬江上游的哈納輪甲板上，環顧着蒼黯的波濤，和遠方幽深的密竹叢，心神隨了廣展着的夜空，覺得寬舒而輕鬆了。涼爽的秋風，吹散了終日跋涉的疲勞，我仰臉望着天空的繁星，辨認着「大熊座」與「織女」……睜着凝靜的眼睛，逐漸被帶到無止境的遐想裏了。

大地如同鋪上無邊際的黑氈，隙縫間錯綜地交映着電燈，彷彿靜懸着在半空裏。

「定海到啦，客人自己當心行李！下船時人多手雜。」茶房嘶啞的喊聲，從統艙間透出來。

幾個水手在黑陰裏，開始搬弄繩索，偶爾傳來爆豆般嬉笑。旅客有的跑上船而張望去了，指手劃脚地。一個肚子胖得圓桶似的商人把肩膀靠近了我說：

「從海門帶來的橘子，不納入口稅吧！先生！」

「當然。」我簡捷了當地答覆這四十多旅客裏僅有的攀談的對手。

「要是我一定要檢查，那就很麻煩。中國人辦事淨經小處着眼，對自己人也這樣仔細。」

「你不是到府上了麼？今晚能舒適地睡一覺了。」我故意撇開這樣說。

「越是熟人，越檢查的利害。這幫警察，真是老話說：『閻王好見，小鬼難過。』」

船近岸時，夜的肅穆被撕裂成碎片。統艙房艙甬道樓梯口……每個角落都吐出——黑壓壓人羣，紊亂地擠挨着，響亮地露叫着。帶扁担的挑夫，像潛水艇似的浮沉在人叢間。

「船馬上開上海啦！有行李下去的交把我呵！」斜着身子往人隙裏鑽的矮個子這麼的在嚷。如果旅客攜帶着提篋等類，那就誘來一團的騷擾與咒罵。圓桶肚子的商人，氣喘喘地將大藤篋交給一個光頭漢。

一陣「隆隆」聲響過，人羣蜂湧地登岸去了。同時，碼頭上的另一羣龐大的人流，像沖潰防堤的山洪樣突破警察的防阻線，衝向船來。

「哈個事……」我儘力支持着向後倒的身子問。

「到上海……福生抓牢儂的提箱……快……」年輕的陌生者擠過去了。

「下船客人走完，你們再上去！」接着是拍拍的藤棍抽打什麼的響聲。

我逆着人流，挺身衝了一下，只擠到電光刺目的飯館門口，被阻住了。爐火熊熊的鍋竈，放着熱烘烘蒸氣，並帶來一股香噴噴的牛排骨味。

「誰？」一聲高叫警察跳了過來。

「這傢伙，硬推硬擠。」立在我身邊的胖商人說。

於是肩上海着重皮箱的漢子，爲了離開那擺動到眼前來的藤棍遠些，不得不挨到我的身邊來。

了。

「你們到上海能出口嗎？」我瞟着這漢子的刮得淨光的下巴問。

「爲什麼你說壯丁嗎？馬虎虎的，這都是快到太陽下山年紀的人……」沒說完，見警察影子一逝，他立即背起皮箱，衝上前去。

「中國人，事事都馬虎，就這樣馬虎的失去一竿土地。那有入口不檢查的。」商人挺着桶形肚子，微微喘吁道。

不願讓耳朵沾染這條伙吐出來的，那帶脂肪味的語音，我掉過頭，聚精匯神巡望着流過的人羣。鄉婦和啼哭的孩子，可像稻田間野草那樣稀少。

這一晚我睜着不安的眼睛，直到半夜。

當我踏進上虞境界時，正是冬初的一個有太陽的早晨。寒雀敏捷地在叢林間伸展着薄薄的翅子，野雉咕嚕咕嚕地高啼着。多麼新鮮的江南的冬野呀！麥苗一片片的散滿了原野。

我提了不重的布包，順着麥田間的草徑，緩慢的走着。

瞬間，迎面閃出一羣有着雄壯魄力的隊伍，這使我心裏立感到有如教徒伏在基督脚下那樣景慕之情。我恭謹地筆直地立在路旁。

隊伍像鐵索鍊似的拖長，除了肩上斬齊的槍枝和臂間「浙江省縣諸新遊擊隊」臂章一色無

二外，相同的還有每個人都揚溢着一臉的朝氣。然而他們的服裝雜亂得可不順眼：芝布大褂，蒼青色工裝，醬紫粗布短襖，黑布制服，灰而髒的外套……真如舊衣鋪陳列窗似的叫人眩目。

獸了我尖尖的一眼。那穿對襟小褂的傢伙，肩上抗着自動步槍，兩隻鐵腳搭在左肩，槍筒警戒似的朝着高空。

等到過去了六十七挺輕機關槍，隊伍的粗尾巴才現出來了。那是一輛兩人抬的竹椅轎，像要發掘某種奧秘似的，我探頭窺望着它。當中的一輛遠遠走來，一個樸實的少婦，大半身露出簾外，手溜彈像項鍊樣掛滿她的前胸。等抬到眼前，嚇駭亮槍口正向我，展着小圓嘴，從布簾隙縫面露出來。

轎沒停下，然而轎邊却走來了沒帶步槍的高個子的勤務兵。

「瞅什麼？」許是看到我的徽章，這小傢伙又改了口氣：「同志！到那去的？」

「到前面一個村子，你們呢？同志！」

「到前線打日本鬼子去，今夜就得摸過江。」這小傢伙抽出手槍裝模作樣的大搖大擺向轎子追去。

「再見呵！」我給了他一個熱烈而真摯的臨別招呼。

立在路邊默望着，挑零碎什物的伙夫的背影，不知過去了多久，這才想起自己曾經從他身上得到些快慰的對手——那圓肚商人是早在定海就分了手，並且前面還有廿多里的路程等着我走呢！

想到定海，我不禁虔禱着：「願前夜所見的會在白晝的光輝下消逝溶化！」

聳了聳肩，打着嘴脣，我又提起了不重的布包。

## 詩人的憂鬱

天死陰沉，灰雲在頭上飄捲，氣息潮濕而悶窒。

太伍那天的興奮，早已在投筆從戎的詩人葉綠菊的週身消逝，心胸塞滿了煩惱。

「春花秋月何時了。

往事知多少；

小樓昨夜又東風，

故國不堪回首

……」低誦着詩句，孤另另地背倚了一株法國梧桐，眼睛向遠空凝視，一隻鴻雁在飛。

落葉凋零地一片片，飄下來。詩人葉綠菊摸了摸，濃厚的長髮，坐在殘草上，嘆了口氣。

「孤獨啲！」兩隻白而柔的手，撮起了下額，沉思什麼。

短裝灰色軍衣，在他瘦俊身材上失去了潤澤似的。只有豐密柔髮，給他些微安慰。詩人葉綠菊不時撫摸着牠，手掌從前額緩慢地沿耳挪移向腦後。眼光迷惘無力地垂視散滿地皮的枯葉，感喟情緒在腦際盪盪着。

「故國不堪回首」

當年春」詩人葉綠菊像喫酸棗樣重複咀嚼末尾的詩韻，燃起一盤香烟，漫意地噴吐出烟絲的

圈紋。

「噠噠……」傳來警鐘宏亮地高鳴。

詩人葉綠菊立起身子，走向隊伍暫駐的基督教堂。見到門崗的影子，擲掉了烟尾。

「戒」班縱隊「集合」。少尉排長胸脯筆挺發下了命令。

詩人葉綠菊喜氣地夾雜在兵羣間，不聲不響一層無形絲網束縛上他的身子。

點名開始了，檢閱冊字不在翻捲，少尉排長用鉛筆劃什麼。

「葉綠菊」

「有」。像觸電似的他咬牙微啞，左腳並沒移動，仍然作着「稍息」的姿式。

「大點聲，要精神！」葉綠菊。

「有」。保持着尊嚴，傲慢地重復了句。

少尉排長瞥了他一眼，續繼點過去。之後，開始訓話了，斬釘截鐵的音調，隨同揮舞的拳頭，也引不起詩人葉綠菊的興味。相反，他感到厭煩，俗氣。眼瞅向瓦屋頂直立的十字架，旁邊有鴿子牽在騷動。

「報告葉同志字筆美妙，壁報由他負責……」粗眉大眼的三班班長說。



詩人葉綠菊遲疑了，下瞰班長的掃帚眉，那黧黑額骨和橫肉，像魯智深呢？多麼庸俗呀！

「……葉綠菊聽到沒有？」是少尉刺耳的音調。

「……聽到了……」

「解散！」

零亂腳步，響起來配合着兵們的喧笑叢談。每一個臉都具有樸實而欣悅的神情，在詩人葉綠菊臉前，搖來擺去。一個笑音爽朗的傢伙，嘴裏閃耀着金牙光澤。另一個矮小身材的，追逐起眇了一隻眼的漢子。

「老葉」稱呼帶來了侮辱，詩人葉綠菊閉着唇，忍氣吞聲地扭回頭，一隻粗厚手掌拍過來，他側歪一下肩膀。

「你得教我作詩，壁報上你作詩了沒有？」又是三班班長的囉嗦。

「……作詩不是容易的，得有天才……」詩人葉綠菊摸了下頭髮，迎面看了看，啊！一臉橫肉。

「……壁報……」

「我是來搜集材料，腦子不集中呀！壁報還是你編……」轉過身子，走到角落的操場。

鴿子在頭上，自由飛舞。兵們在競賽「跳高」，跨過「標架」，人羣中響起一陣歡呼，落在草地的尋食灰鴿，又驚起回飛。

「我也來一個……」三班班長從詩人葉綠菊身邊跑過，疾馳而去。

「躲開，躲開。」一手拿了紅毛衣的傢伙高喊，兩眼聚精會神地凝視飛跑者的脚步，彎勾下腰。

「好哩……」響起一片轟鳴。

「再來一回，班長。」誰在高叫。

「閃開，閃開……」牙齒有金色光亮的傢伙跑來，後面矮小身材的和眇了一隻眼的漢子，爭搶起飛跑者擲下的軍帽。

「孤獨喇。」詩人葉綠菊吸了口香烟，滿懷無聊而惆悵的心情走回來。

「葉綠菊頭髮該剃短一點，那麼長，多難看。」少尉回臉說一聲，一邊答着門崗舉手禮，邁着捷健脚步走出去。

「神氣。」吐出濃烟，詩人朝空打了個懶嚏。

在滴。  
開飯了，人們雜亂擁向廚房，三班班長從身後跑來，光禿頭頂冒着蒸氣，滿臉橫肉，現出紅光汗水

膀。  
「老葉，勿論如何你得給壁報作首詩。」三班班長一手揮着軍帽，一手拍了下詩人葉綠菊的肩

「……妙……」

「……哈……哈……」

「不文雅的怪東西。」詩人葉綠菊落在他身後，說了句。

飯後，院裏捲起一陣風，秋葉紛紛飄盪，濃雲也翻滾起笨重的身子。遠處傳來雁鳴，誘惑着人們的  
怨感。

詩人葉綠菊孤立院心，在搜求詩句，不時噴吐出香烟氣氛，偶爾會舉手摸下柔髮。

「孤獨喲」仰臉朝天，吐了口悶氣。

「老葉作好了詩沒有？」湖南土音極重的眇目漢子問。

「我腦子不集中呀！」

「最妙能寫衝鋒的詩，嚇馬嘶人喊，那才有味道呢！」

「呸」詩人葉綠菊走開去。

後面有人追來了，又是三班班長，粗肉縱橫的臉上，現着愚蠢的表情。

「我作了一首詩，老葉」他忸怩不安地說：「我念給你聽聽，題目是防空——」

日本飛機天上轉，

就到擲下五百磅炸彈，

老百姓，不要慌，兄弟們，不要看，

伏在地上四下散。」

「……好……」詩人葉綠菊敷衍了句，昂頭走向操場。

「……你看，同志！最好給改改，我……嘻嘻……我弄不來呢！」班長撕纏着。

「我的腦子不集中呀！晚上再……」一眼不瞅，邊走邊漫意噴着香烟。

操場上見不到一個人影，秋蟲低吟，交組成一片無形的琴絃，顫動的音韻激動着詩人葉綠菊的心胸。

「多麼寂寞呀！」摸了摸頭髮，巡視四圍一遞，像一片荒涼沙漠中的旅客似的，懷着孤寂而悵惘的心情，坐下來。

「春花秋月何時的了，

往事知多少；

小樓昨夜又東風，

故國不堪回首，

……」兩手捧起下額，詩人葉綠菊又在低誦了。

遠處飄過一陣激心動魄的雁鳴，門前十字架在暮色蒼茫中，靜靜地模糊下去，詩人依然孤坐着。

「孤獨」順手摸了下長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二月九日初版

實價八角

吶喊小叢書第四種

# 夏 忙

著者 賂 濱 基

發行者 吳 文 林

上海福州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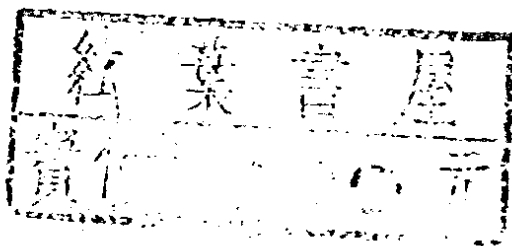
重慶沙坪壩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桂林東江路福隆街

有著作權 禁止翻印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  
審查證書字〇一二四號



\$0.80